

“大家谈”丛书

苑霄談集



南開大學出版社



“大家谈”丛书

范 曾 谈 美

南開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曾谈美 / 范曾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310-03280-8

I. 范… II. 范… III. 美学理论—文集 IV. B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0274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肖古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3.75 印张 4 插页 163 千字

定价: 34.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目 录

回归自然,回归古典(代序)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讲 001

大美无言 005

大美之“大” 016

美的解释:单纯、混沌和秩序

——与杨振宁先生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同台讲演 018

大美不言

——与丘成桐先生关于科学、艺术、哲学的对话 025

科学家的好奇心

附:科学之美是大美,艺术是小美 038

天地大美 047

秩序,大美的所在 052

我与美学——《诗意的裁判》节选 054

世界、美、我的艺术——在社科院的讲话 089

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没落——在金融海啸中的思考 096

多元与中国文化——答《欧洲时报》记者问 109

趋近自然——在联合国教科文大会上的讲话提纲 123

“书道”法自然 128

谈中国国画之美——中央电视台《我们》栏目讲演之一 138

谈中国书法之美——中央电视台《我们》栏目讲演之二 162

谈中国诗词之美——中央电视台《我们》栏目讲演之三 186

编后记 213

回归自然,回归古典(代序)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讲

自然对人类恩宠有加,它不仅提供了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的条件,譬如空气、水、土地;提供了日月随旋、风雨博施的适时变幻,天地万有“合目的性”的生息繁衍得以从玄古、太古以至今天延绵不断、永无尽期。

人类有些迫不及待、恩将仇报了。上世纪有位生物学家,发出了声色俱厉的呼吁:“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我们要向自然索取!”这就像一个狂悖无度的儿子,向他慈爱的母亲伸出了欲望之手。遗产永远是有限度的,而索取却宛若大鳄之口,它的特征是凶狠而无节。

中国两千五百年前的大哲老聃,将宇宙的万有大分为五,可视而得见、听而得闻、触而可及的是:人、地、天。然而还有那看不见的大存在:道。它是一种规律,宛若柏拉图之永恒理念、黑格尔之终极真理、康德之“合目的性”,它是天上的法律。但还不止于此,“道”之上还有自然,它是毋庸言说的“自在而已然的大存在”。在佛家看来,“自在”极言其无处不适宜、无处不合理、无处不恰到好处。



处。那是宇宙无法言说、也言之不详的至大无垠的存在。它存在着,无所不在、无远弗届,它是时空的一个不朽的徽号,标示着空间上的无际无涯、时间上的无尽无休。一百亿光年不可方其遥,一百亿年不可述其永,在狄拉克看来只有最精密的数学,庶几描述其构成。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数学放置于一个至高而神圣的地位,二百年前大哲似乎已看到今天“数”已逐步建立了它的不动声色的、无可抗御的霸权。

然而,自然还赐给人类一种无以复加的慈爱和温馨,不会像数码那样合理而略使人厌倦,那就是不言的“天地大美”。两千三百年前,中国战国时代出现了一位空前的思想家,他不啻是自天而降的文艺之神,与雅典娜可以等量齐观。他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定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不言、不议、不说的自在的存在,那是释放人类心灵的情态自由的广大天地,任你有多大的天才和智慧,它都敞开胸怀容纳你。同时,它所播散的美的DNA基因,那是遍列寰宇的至善、至真和至美,人类的天赋人权之中,有一项毋庸置疑的“审美权”,这恐怕是被所有的人权法所忽略的(也许人们认为已被涵盖了)。它提供了人类亘古至今各族群多元文化和美的创造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庄子》一书中,庄周为我们描述了一个远古的名叫赫胥氏的族群,他们含哺而熙,鼓腹而游,与鸟兽草木同在,生活得十分愉快。人类在灵智之域所幻化的景象总有其趋同之处,从柏拉图到汤姆斯·摩尔到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他们都有一个美妙的梦,人类有这些梦和没有这些梦是不同的,倘若我们一旦放弃了梦,那一切都会变得枯索无味,生命只剩下了“向死之生”,那是一个无聊的过程。

你们不觉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所以信誓旦旦地向全人类宣传多元文化正是实现未来大同世界的必由之路吗?即使在亿万斯



年以后，多元绚烂的文化，仍将永葆厥美。

回归古典和回归自然，可以说是同义而异名，或者说是合二为一的。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化的创制，大体是离不开大自然的启示的。科学上有发现，文艺上有摹仿。至于超越自然，那仅仅是一种幻想。有了19世纪麦克斯韦方程，才有了今天从讲演的话筒到宇宙航天的一切，然而麦克斯韦没有发明什么。在麦克斯韦之前，甚至还没有地球之前，麦克斯韦方程已然在宇宙存在着。据说人类的文艺有上帝般的魔力，那不过是艺术家的自慰之词。其实即以艺术的“夸张”而言，人类也仅仅能以自身大小为比例作力所能及的努力，至于宇宙本体的小有动作，则可以其无法计量的威力，震慑于天地之间。飓风和海啸也仅是自然力小试牛刀而已，然而当壮阔化为恐怖之时，人类立刻会缩得很小。康德告诉我们，你可以离得远一点，大自然的恐怖也会成为审美的对象。不过我们多元文化的节日，离这种壮观较远，那终究不是艺术的追逐或审美的必需。

远古、中古、近古的人类，基本上生活于农耕与畜牧之中，人类贴近自然、信赖自然，在自然前心存敬畏和挚爱，人类不会对自然傲慢。然而工业化却使人类的欲望逐步膨胀，至后工业化时代来临，贪婪渐渐吞食人类质朴的灵魂。

上世纪中英国和德国出现了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斯宾格勒，他们所揭示的资本的病灶，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真是不幸而言中，足见渊博学者的智慧。当科技的日新月异与人类的不可餍足的消费欲并驾齐驱的时候，地球和人类危险的日子也就渐闻足音了。

我们欣赏古典的文化，那是由于它们宁静、幽雅、虔诚、质朴，那是先民大朴无华的灵魂的显示，当然后来又增加了一些神秘的色彩，当宗教完成着慰藉人类心灵的使命时，它本身或许也是一种



艺术。

这里,我们再一次陈述多元文化的重要持守,深信文化——艺术只有好和坏,而没有新和旧。文化不能以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原则为圭臬。在多元文化交汇的节日,所展现的全人类对讲信修睦的未来的憧憬和努力,永远是使人感动、激励前进的光照。

“无论是人类的或禽兽的社会,过去都是暴力造成霸王,现在却是仁德造成贤君。地上的狮虎,天上的鹰鹭,都只以善战称雄,以逞强行凶统治群众,而天鹅却不是这样,它在水上为王,是凭着一切足以缔造太平世界的美德,譬如仁慈、宽厚等等。”(布封《鸟类自然史》,第九卷《天鹅》)让我们共祷人类的和平与大同,并祝颂天鹅永葆高华之美。

大美无言

1. 天籁的妙曼

美为何物？美在哪里？难道美在世俗彩绘的画栋雕梁？在季子之堂的“八佾之舞”？在那精制的陶器和仪仗的斧钺？在墓葬或陵寝的装饰？去吧去吧，这都不是。这些在庄子看来都是丑陋不堪的、恶俗的、不可容忍的。美，在庄子看来，存在于天籁、地籁和人籁。籁，在庄子书中已超越了一般的由孔穴发出的声音的涵义。“籁”是一种声音、一种气息、一种氛围，是没有经过人工雕凿的、天然淳朴的存在。天地之间的万物随风所发出的声音，音调万殊，清风徐来的水上，飘风狂啸的陡壁峭崖，摇曳着的枝柯，横斜的林木，杂沓着的人生漫漫长途，都有那无待外物推动自己，而“咸其自取”（《庄子·齐物论》）的声音、气息和氛围。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这“咸其自取”的万物殊态、大自然的五音繁会，你却能感到、悟到。对天籁、地籁、人籁的感悟所必需的条件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自身的物化，一种与万物齐一、无隔无封的状态。这就是当颜成子游看到南郭子綦时这位真人的生命状态，他不仅形同槁木，而且心如



死灰，他的生命已然回归大化，与万类同生，与草木同腐，一切的区别对他来讲都不复存在。他讲出了三字最高言谶：“吾丧我。”我已失去了自己，忘怀了自己，抛弃了自己，只有这时，南郭子綦一定听到了那宇宙间最美妙和谐的大的交响！

庄子绝对地弃绝人间的艺术，包括绘画、音乐以及艺术化了的所谓礼仪、巧妙化了的所谓雄辩。他以为这些足以炫人眼目、乱人耳听、闭塞真性、淆乱心灵的五色、五音、仁义、言说，都从根本上违背了“天籁”，失去了朴和真，因此宛如并生的脚趾和歧出的旁指，不过是身体上的赘疣和痼瘤，这些东西与人的天性相背拗，必除之而后快。离朱，你是什么画家？你所彩绘的青黄相间的华服何等的刺目；师旷，你是什么音乐家？你那烦乱而媚俗的音乐何等的刺耳；曾参与史螭，你们虚伪的仁义，徒然在惑乱世道人心；杨朱和墨翟，你们废话连篇乃是欺世炫人、追逐浮名。“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庄子·骈拇》）这是庄子学术之大纲，至理正道，质言之就是一句话，不失天然的情性，不失生命的本根。

2. 弃绝矫伪

庄子的美学思想是彻底的真和朴，这和他本人的社会的、政治的思想完全是一致的。一切违背天然情性、生命本根的社会、政治、文化、理想在庄子面前都遭到致命的粉碎性的打击，而不是一枝一节的损伤。他说自唐尧虞舜之后，天下滔滔，莫不以仁义相激励，呼啸奔走，然而正是这时人性沦丧，“以仁义易其性”（《庄子·骈拇》）。三代以下，小人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圣人以身殉天下，“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骈拇》）。在庄子看来，天然本真的生命价值重于一切身外之物，重于利、名、家、天下。利、名、家、天下不过是“千仞之雀”，唯有这不失本性的生命，才是“隋侯之珠”，是不值得



以珠殉雀的。同样,在庄子看来,东周之世,艺术的成果不过是一些摧残事物本性的矫伪之作,那是鄙俗的、市佻的、乡愿的、阿谀献媚的、假仁假义的、充满恶浊之气的渣滓。艺术同样不可殉利、殉名、殉家、殉天下,“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那么庄子有他所认为的美的存在吗?有的,那是超越了感官视、听、香、味的存在,那是“吾所谓臧(完美)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规律)而已矣”,完美在于回归宇宙之大德,完美在于回归生命天然的情性与本根。“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精微的听觉,不在于你听到外在的什么金、石、丝、竹、黄钟、大吕,而在内省的美妙的体悟。“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庄子·骈拇》)。明澈的视觉,不在于你看到的什么青黄相间、五彩斑斓,而在内省的玄幻的寂照。

3. 庄子和西方的悖论

庄子把社会的、人生的、美学的思想融为一体,了无间隔。在庄子的哲学中,不似弗洛伊德之剖析“伊德”、“自我”和“超我”。庄子就是庄子,“庄子”、“自我”、“超我”是一体的,因为庄子就是自然的存在,而弗洛伊德不是自然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只有社会存在意义上的人,才用得上弗氏的学说。庄子做到了彻底的自然回归主义,一切西方现代的前卫主张者,裸露着胴体在森林荒野与草木鸟兽共处几天,男女杂游、不婚不聘一番,那不过是现代化生活逼出的乖张和逆反,与庄子之思南辕而北辙,不可同年而语。庄子之思有着哲理上的凛冽的寒光,有着为人品性上的质实的醇厚,有着艺术上去尽雕饰、洗尽铅华的大美奇奂。于是,庄子反对一切美的创造之后却创造了一个天地大美的理想。光凭着这个理想,我们就知道庄子的美学思想不仅照耀了两千三百年,还将照耀着无穷极的后来者。



艺术家无论口头上如何狂肆如何孤傲如何鄙薄同道,然而静夜独坐、扪心自问的时候,些许的怯懦些许的自悲些许的无力渐渐袭来;由于生性缺少丰厚和质朴,因此没有真正的反省和忏悔,白日里继续着标榜和吹嘘。这种心态的循环往复,使这样的艺术家陷入苦恼的怪圈,他们作品也日趋矫揉造作,故弄玄虚。商人、评论家与他们相依为命,帮助他们成全他们的噩梦,使他们的画价或其他艺术品价格更高昂,同时使他们在人性上更趋畸变,最后他们渐渐觉得自己果真是上帝死后新生的神灵。然而无所不在的良知也会偶尔在他们心头浮现,不可一世的毕加索对自己是否有天才,常持疑虑。现实的虚荣,往往是天才的重负,甚或使天才消损而沦丧。

你们见到拈花微笑的佛祖和迦叶了吗?见到鼓盆而歌的庄生了吗?见到发现了“一切美的相同性”的苏格拉底了吗?

东西方的睿智是可以为 21 世纪人类文化接出一个强壮的宁馨儿的。20 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了太多的垃圾和丑陋,背离自然和谐乃是万恶之源。

4. 天地的大和之境:天倪、天钧

啊,天地大美!

天衣无缝、天章云锦的大美,那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山间明月、水上清风,那崇岭险峻、奇峡大壑、渺渺微波、浩浩江流,那寒光积雪、大漠孤烟,那风萧马鸣、落日余晖,何处不是造化神奇的创造,茫茫天宇、恢恢地轮,何处不是无言的大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天地的大美,四时的序列,万物的枯荣,那都是由于那“恬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的本根——道——自然的伟力所致,至人在它面前无所作为,大圣也不会妄自运作。人



们在宇宙本根面前，只有虔敬才是本分。《庄子·秋水》中，在嘲讽庄子论敌公孙龙时说他无法察悉庄子的精思妙言，“是犹使蚊负山，商蚺驰河也”，以为他有限的视野和深度不过是“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说到底，在我看来，庄子本人否定一切人类智巧，人类的所有发现、发明和艺术的创造都不过是“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而已，比起宇宙的大美，实在太渺小了。

在庄子看来，天地是硕大无朋的大熔炉，而造化则是技艺高超的大匠人，它们陶熔浇铸了宇宙万物，万物的生息繁衍、生死枯荣都是这熔炉和大匠的驱遣，生死存亡浑浑然一体归入于大化的熔炉之中。不必强自己所不能，一切得失都是顺应，于是生之欢乐、死之悲哀都会在这大顺应、大过程之中消融，那就真正摆脱了人生的倒悬之苦。（《庄子·大宗师》：“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

当我们艺术家在人生的体验上，没有一种彻底的大解脱，在倒悬之苦中挣扎，处于这种心态便无法与大自然在浑然中邂逅，无法去了解天地无言的大美，而又欲标新立异、炫人耳目，必然如庄子书中熔炉中跃然而起的一块熔金说“我必须成为莫邪那样的良剑”一样，被视为不祥之金。一切艺术上的故意矫造，何尝不似这跃然而起的恶金？

天地大美是一种无是非、无差异的齐一淳和之美，天地万物的生息消长相嬗替，开始和终结宛若一环，不见其规律，这在庄子书中称为天钧，也称作天倪，就是自然而非人为的分际，乃是一种真正的大和之境。（《庄子·寓言》：“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钧。天钧者，天倪也。”）也许你不一定在争奇斗异，然而倘不能把握这天钧，不了解这不见规律的淳和之境，那么天地大美又何在呢？没有这种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融和，你做不到大解脱，也依然会沉沦在倒悬之苦中。



5. 心态高峰体验:醉意、神全

庄子哲学的观察体物,绝不是明辨清晰、纤悉无遗的,庄子生就了一双混沌的醉眼对着滚滚的红尘、浩浩的宇宙。而过分的清楚,似有所得,实质却形神离散,接近死亡。把有形的东西看作无形,那么反倒气静神定。((《庄子·庚桑楚》:“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庄子在《达生》篇中讲到一个醉汉坠车的故事,虽然他遍体鳞伤而不曾死亡,他的骨节与别人一样,而却生命独全的原因是他“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所以遇到伤害而无畏惧。我想醉汉自车而坠时尚昏昏然酣睡,如物坠地,一切顺乎自然,一种彻底的放松状态(“其神全也”),倒比那些临危惊恐万状、手足无措的人容易逃过大劫。因为心智在惊恐中所作判断,大体都逆乎自然。所以庄子通过关尹阐述进一步的道理,醉汉尚能“得全于酒”,那更何况“得全于天”的人呢?如果能真正与天地精神相往还,那还忧愁怛悼、还患得患失、还畏生怖死吗?不会了,那时你就可以过乎昆仑、游乎太虚,在无何有之乡徜徉,你就能真正地去拥抱天地的大美,这是一种如婴孩般天真无邪、如醉汉般混沌痴迷、逍遥自由、和谐统一的心态高峰的体验。庄子还会在下面向我们展示这种奇妙的境界。

6. 得失之间

一切经过人为加工的、注入了人类“心智”的,一切为声、色、香、味和欲念所驱使,而自以为有所得者,在庄子看来,都大悖自然的本真情性,都是丑陋的。百年的大树,在大自然里掩抑扶苏,何等壮美,而偏偏“破为牺尊”,以青黄的彩色绘以花纹,而将断木残枝弃于沟壑。我们将这件雕饰花纹的牺尊和断木残枝相比较,固有幸与不幸的区别,然而在失却自然的本性上而言,它们却无二



致。盗跖和曾参、史螭，他们的行为和所尊奉的道德价值观不一样，然而在失去人的本性上而言，也是没有区别的。庄子以为丧失真性有五种情况：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音乱耳，使耳不聪；五臭薰鼻，壅塞嗅觉直达额顶；五味浊口，味觉败坏；取舍迷心，使性驰逐。这五种情况，乃是戕害生命之大恶，这些都是杨朱墨子所汲汲以求者而“自以为得”，这不是庄子所谓的得，苟得者反为所得而困扰，那可以说是得吗？而这种困扰和鸢鹞之于牢笼、虎豹之于圈栅、罪犯受到酷刑有什么区别？（《庄子·天地》）世俗的凡人将上述生命之大恶如柴栅般充塞于胸，而得道的真人却非如此。他们探究穷极事物的真性，持守他们的本根，忽忘天地，弃置万物，他们精神世界不受外物的困扰，他们真正与大道至德相融合，摈弃仁义和礼乐，那时他们的内心便是一片恬淡，一片清明，静如止水，寂如太虚。（《庄子·天道》：“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7. 体道合一、以天合天

庄子体道的论说，表面上的确与艺术不共戴天，然而他往往阐述和展示了艺术的本质。一个艺术家倘若不读庄子，而只知从后世文论、画论中寻章摘句，那就不知源头所在。如果说庄子是辽阔的天宇，那何必以管窥天？如果说庄子是宁静的大地，那何必以锥测地？庄子用斫轮老手和梓庆的故事，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最透彻的真理，故事本身非常雄辩，不必凿凿以言。有一位斫轮老手嘲笑齐桓公所读的圣人之书，不过是糟粕，而自己的悟性来自对道——规律、法则的自然体认，“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甘指松缓，苦指涩滞，那是慢不得快亦不得，真是其中甘苦自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



(《庄子·天道》)这是不可言说的对大道的深刻体验,这存于其间的“数”,就不是指一般的技巧分寸,而是宇宙的微妙尺度,这种体、道一如的境界,是不能喻于儿子,也不能传诸后世的。

庄子在《达生》篇中,讲到梓庆作镢的故事,梓庆削木为镢(刻木为夹钟),观者以为鬼斧神工。鲁侯讶之,问其技巧,梓庆说:“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镢,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斋)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外在的混乱)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镢,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当一个艺术家,涤清胸中渣滓,洗尽世上铅华之后,忘怀得失,宠辱不惊,不只技术之巧拙置诸脑后,甚若忘却了自己的四肢形骸,那时才能真正做到眼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下笔无非天然之生机、大造之氤氲,放笔如在眼前,下笔即在腕底,——“然后成见镢,然后加手焉”。这种“如灯取影”的境界,在艺术上只有大手笔可得其仿佛。梓庆作镢的过程,他的心路历程,他的凝神养气,最重要的是他的“以天合天”的情状,亦如《达生》篇中所谓“以鸟养养鸟”一样,一切成功的、出神入化的创造都得谙合自然的规律,手段与法则合而为一,否则,最好是搁笔。唐张璪曾记载毕庶子宏见到张璪作画,“唯用秃笔,或以手摸绢素”,即张璪作画有些不择手段,只要达到感悟,即使秃笔或用手指掌心作画都在所不计。毕宏问张璪受业于谁,张璪讲“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造化”和“心源”是二而一的,是了无间隔的,这“心源”来自天,这“造化”便是天,这正是庄子“以天合天”的精义所在。唐符载曾有一段文字记载了张璪画松的情状:“公天纵之姿,歆有所诣,暴请霜素,愿搦奇踪。主人奋裾,呜呼相和。是时座客声闻,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立注视而观之。员外(指张璪)居中,箕坐鼓气,神机始发。其骇人



也，若流电激空，惊飙戾天。摧挫斡掣，拐霍瞥列，毫飞墨喷，摔掌如裂，离合惝恍，忽生怪状。及其终也，则松鳞皴，石巉岩，水湛湛，云窈眇。投笔而起，为之四顾，若雷雨之澄霁，见万物之情性。观夫张公之艺，非画也，真道也。当其有事，已知夫遗去机巧，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故得于心，应于手，孤姿绝状，触毫而出，气交冲漠，与神为徒。若忖短长于隘度，算妍媸于陋目，凝觚舐墨，依违良久，乃绘物之赘疣也，宁置于齿牙间哉！”这里张操作画首先不为物役（“不在耳目”），而重在神髓，发自心源（“物在灵府”）；同时他放弃了平庸的机巧，回归到大自然的空灵玄渺之境，这时他才能真正与天地精神相往还，他才能窥见万物之真情性。能“以天合天”者，便是大手笔、真艺师。除此而外，心存狐疑，下笔滞碍，胸罗渣滓、审时度势、计算精到的獐头鼠目之辈，无不是艺术之大敌，他们的作品也必是人类文明之赘疣痼疽。庄子是“伪”的死敌，是“真”的赤子，是矫情伪态之敌，是自然大造之子。

8. 解衣般礴，不为物役

在庄子眼中，竭尽五色之变化不为美，穷尽五音之玄妙不为美，这一切都是人们的“小识”、“小行”；而“小识伤德，小行伤道”，是不足为训的。庄子所容忍的只有一种艺术家，那便是一种处于情态自由的、彻底忘怀得失的、般礴睥睨的、无今无古的、无功利观念的艺术家。艺术之于这类人完全是他们体道一如的象征，而不是博取名利爵位的手段。他们的追求不是如屈原所讽刺的“忽驰骛以追逐”的鄙俗心态，而是无所依恃、无所企求，或换言之，他们追求的正是彻底的无所追求，那是一种醉汉式的自我陶醉。陶渊明笔下那“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常著文章自愉，颇示己志”的五柳先生，便是这样的艺术家。

《庄子·田子方》记载了一则故事：“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